

元人散曲的几次新发现

隋 树 森

元人散曲的别集和选本，流传下来的都很少。选本只有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新声》和《乐府群玉》四种。前两种比较重要，都是元朝曲家杨朝英编选的，人们称之为“杨氏二选”。这两部书编得相当严肃，入选的曲子，署有作者的姓名，而且比较可靠。清末光绪年间，徐乃昌影刻了《阳春白雪》。民国十二年，陶珙又影刻了《太平乐府》。新文学运动以后，任中敏、卢冀野两先生，整理和翻印了不少元明散曲书。这时又有藏书家和俗文学研究者、爱好者，各处搜求词曲小说等书，于是这类书就更为人们所重视，而散曲书也就更难得了。

关于任中敏先生等发掘和整理评介元明散曲的成绩，多为人所已知，在这里我不再饶舌。我只谈谈最近几十年元人散曲珍本书的发现。

最近几十年，珍本元人散曲的发现，比较重要的有四次：

一、《笔花集》的发现

明人散曲选本抄本《乐府群珠》（只选小令），往往于书眉上注出书中每首小令的出处，例如，“太”（指《太平乐府》）、“阳”（指《阳春白雪》）、“梨”（指《梨园乐府》，即《乐府新声》）、“诚”（指《诚斋乐府》）之类。对元汤舜民的

小令，书眉之上就注“笔”字。“笔”是《笔花集》的简称，有人知道。但《笔花集》是怎样一部书，谁也没有见过。

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前后，马廉在他的故乡浙江宁波访书，发现了汤舜民的《笔花集》。书是抄本，略有缺页和虫蚀。

汤舜民号菊庄，元末明初人。他的曲子，见于《北宫词纪》、《雍熙乐府》、《彩笔情辞》等书者不少。见于《北宫词纪》者，多为套数，作者署“元汤菊庄”者为多；见于《雍熙乐府》者，小令、套数都有，一般不注撰人。各种选本里署名汤菊庄的曲子，其中有廿四套不见于今本《笔花集》。小令也有《笔花集》没有的，但数目较少。这部《笔花集》，共有套数四十四套，小令一百六十六首。元明曲选如《北宫词纪》、《雍熙乐府》、《彩笔情辞》、《词林白雪》、《词林摘艳》、《乐府群珠》……等书，所选汤舜民的曲子，倒也很不少。而且其中还有二十四首套数和少量小令，不见于今本《笔花集》。

但是《笔花集》的发现，仍然很有意义：

(1)元代曲家，以前仅张养浩、乔吉、张可久三人犹存别集，《笔花集》发现以后，增加到四人了。

(2)以前汤舜民的曲子，散见于明人曲选者虽然不少，但那毕竟是零金碎玉，究竟不全。现在有了《笔花集》，对这位作者，却可以窥见全豹了。

(3)《雍熙乐府》选了不少汤舜民的曲子，但一般不注撰人。如果没有《笔花集》作参证，谁也不会知道那些曲子是什么人写的。

二、《张小山乐府》的发现

张小山名可久，是人们熟知的元代散曲作家。他的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》虽然没有元刊本流传，却有好几部旧抄本，收藏在

南北各大图书馆。而且在一九三〇年稍前，任中敏先生曾整理过《小山乐府》重印在《散曲丛刊》中；此前还有一种上海中原书店的印本，也是任先生整理的。卢冀野先生又在《饮虹簪所刻曲》中，刻入了明人李开先所辑的《张小山小令》。现存的元人四种散曲选，又都选有小山的作品。所以他的声名很高。任中敏先生编在《散曲丛刊》中的《小山乐府》，共有小令七百五十八首，套数七套。张小山散曲现存数量之富，在元代散曲作家中，是首屈一指的。

不料本世纪四十年代，郑振铎先生在上海又发现一种《张小山乐府》。这本书是天一阁的旧物，有两点值得重视：

(1)本书前一部分，是张小山的词，约有四十余首，这些词，为近代辑宋金元人词者所未见。有了《张小山乐府》，始知张小山不仅是曲家，而且还是词人。

(2)这部书中，居然有不见于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》以及今所见所有元明曲选中的小令，多达一百一十六首。一次出现这么多的向来没人见过的元人小令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

张小山的散曲，传世者已经很多，这本《张小山乐府》出现了，又给他增添了一百一十六首小令，这真是锦上添花了。

附带提一笔，这次还发现了一位陌生的元代曲家大食惟寅，他给这本《张小山乐府》，写了一首小令《燕引雏》作题辞。

三、九卷本《阳春白雪》的发现

自从光绪乙巳（1905）年徐乃昌借钱塘丁氏的元刊十卷本《阳春白雪》，属其室人影写校梓，印入《随庵丛书》，同时还用不同的纸张，不同的开本，印了一些单行本《阳春白雪》之后，这部书就比较容易买到了。一九三六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影印这个本子的《阳春白雪》，编入《万有文库》，一九三九年又编

入《万有文库简编》，《阳春白雪》更容易在书肆购买了。但是《随庵丛书》只是刻工精良，影写《阳春白雪》时却写了一些错字，并没有仔细校勘。所以这个本子，鱼鲁帝虎，触目而有。钱塘丁氏那部元刊本《阳春白雪》，后归南京钵山精舍，现藏南京图书馆。这个本子，清朝嘉庆年间，曾先后为钱梦华、黄丕烈（复翁）所有，因系惠香阁（柳如是所居）旧物，矜贵之至。复翁珍藏词曲甚富，见过三种不同版本的《阳春白雪》，他以这部元刊十卷本与别本《阳春白雪》比勘过，发现别本《阳春白雪》比十卷本多不少页。他曾准备抄补，而且把某处应补抄几页，墨批在元刊十卷本的书眉上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开始校辑《全元散曲》，在钵山精舍读曲，曾以元刊十卷本校徐乃昌影写本，看到复翁那些眉批，深以不能看到那个别本《阳春白雪》为恨，而且认为现在大概不可能见到了。后来，一九五五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一部旧抄本《阳春白雪》，书共九卷。经过比勘，始知复翁要抄补的那些地方，九卷本都有，当时我不禁为之惊喜。

这次发现的旧抄九卷本《阳春白雪》，比元刊十卷本多出六十八首小令，其中有三十一首不见于任何元明曲书。九卷本比元刊本多出套数十六套，其中有十二套，任何元明曲书都没有收入其全套者。其中有三套，《北词广正谱》等书曾引用其一部分，但并未引用其全套。这十二套之外，还有两套也见于《雍熙乐府》，可是在《雍熙乐府》中，并没有署作者的姓名。它们在《雍熙乐府》中是同其他一些没注作者姓名的曲子并列在一块儿，读者无法辨认是谁作的。

这次不仅发现了那么多的散曲，而且有几位几百年不露面的元代散曲作家，如孙叔顺、王仲诚、陈子厚等，以前只见其姓名于曲家姓氏表，而未见其作品，现在竟然可以读到他们的作品了。

四、明抄残本（存六卷）《阳春白雪》的发现

一九八〇年春，辽宁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残本明抄《阳春白雪》。这个残抄本，现在仅存六卷。全书共有若干卷，因为书中没有目录，书又不见著录，所以不得而知。

这个本子的情况，已见本刊陈加同志撰写的《新见明抄残存六卷本〈阳春白雪〉》与《〈全元散曲〉补遗》两文，读者可以参阅。

这次的发现，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一谈：

（1）这次新发现的作品，全为套数，共有廿五套（不包括作者姓名有异说和虽有其曲而文字稍异的三套。）这个数目相当可观。因为现存元人套数，一共也只有四百五十套左右，这次又发现廿五套，约占现存元人套数的百分之五强。

（2）《全元散曲》已经编成。如果作辑补工作，从笔记、杂书、诗话、词话等书中再辑出几首小令，还有可能。再辑得整篇套数，可能性很少，而现在却发现了二十五套。

（3）这次新发现了王大学士、汤舜卿（案：此姓名系据《北词广正谱》。残抄本《阳春白雪》作杨舜臣）两位曲家的名字及其作品。而这两个名字，不见于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、《北宫词纪》三部书前的曲家姓氏表和任中敏的《散曲概论》中的作家姓氏表以及正续《录鬼簿》等。至于书中的作品，无论出于已知其名或不知其名的作者，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和讽读。

清人李玉编著《北词广正谱》时，他所参考的那部《阳春白雪》，有些材料不见于元刊十卷本和九卷抄本，而见于这个六卷残本，也就是说，他大半就是用这种本子的，不过他所用的，其卷帙完全而已。李玉是生于明末清初的曲家，其盛时为十七世纪，离现在三百多年。从李玉到现在，这三百多年中，毁于天灾人祸的宋元佳鏤、明清精抄，不知有多少；但是尘土烬余之外，也许还

有罕见的珍本《阳春白雪》，犹存人间。我怀疑这个残存六卷的抄本《阳春白雪》，是一个前集四卷或五卷，后集六卷的本子。因为清初杨希洛编白仁甫的《天籁集摭遗》，引用过一种《阳春白雪》，其后集有六卷，在第六卷有白仁甫的《小石调·恼煞人》套，咏双渐苏卿的故事。秘笈奇书也还是会有有的，要待我们到各地发掘。

明抄残本《阳春白雪》六卷的发现，给元代曲苑增添了二十五首套数，研究元曲的同志，听了一定很高兴。我写了一首《折桂令》以识此事。现在把它写在此文之末：

折 桂 令

喜辽东书讯新传。白雪阳春，又有佳编。学士王大，舜卿汤子，重见尧天。曲豪有东篱状元，新词有散套珠穿。堯圃如知，料应把惠阁珍藏，抄补齐全。

注：

《太和正音谱·古今群英乐府格势》列元明曲家姓氏，以马致远居首位。贾仲名吊马致远曲，也说东篱“战文场，曲状元。”明抄残本《阳春白雪》中，新见之曲全为套数，而东篱之曲最多。堯圃为黄丕烈之字。惠阁为惠香阁之简称，柳如是之所居也。元刊十卷本《阳春白雪》，为女史旧物，后归堯圃，见此书复翁跋尾。